



短笛

十年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
 文辭常巷陌
 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
 當年金馬氣吞萬里
 壯年望中好
 烽火揚州路
 可堪回首
 佛狸社鼓凭誰
 譚限
 蕭
 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
 懷古詞一首

雄無覓孫仲謀
 文辭常巷陌
 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
 當年金馬氣吞萬里
 壯年望中好
 烽火揚州路
 可堪回首
 佛狸社鼓凭誰
 譚限
 蕭
 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
 懷古詞一首

工廠情結

青春腳板

人生

笛短

黄泽民 著

序 一

傅乔成

《短笛》这本书，集黄泽民同志42年生活之阅历，33年笔耕之墨迹。《短笛》与读者见面，可喜可贺。

黄泽民同志写的报告文学、短篇小说、人物通讯、言论和诗歌等，离不开工厂、离不开职工、离开工会。我以为，《短笛》不仅是一个产业工人、工会干部的作品集，而且是一个产业工人、工会工作者的回忆录，更是闽南侨乡职工群众的生活画卷，有着浓厚的闽南侨乡韵味。

熟悉黄泽民的同志，特别是泉州工会界的同行，都说他当工人像个工人，当工会干部像职工的“娘家人”。他18岁走进工厂大门，拜师学艺，学的是铸造翻砂，出师后当上一名翻砂工人。1961年，他开始业余写作，反映当时工厂职工的生产生活，当年12月17日第一篇《清道员》发表在《泉州报》“燎原”副刊之后，1962年5月又发表《女徒工》（小小说），这一年他有6篇作品见报。从此，激起他业余写作的热情。

“写工人、工人写、工人读”这是职工群众对工人报刊的评说。黄泽民同志他出身于工人，对工厂、对工人最熟悉，也最了解职工群众喜欢什么？他常说，工人最爱看、最爱读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人和事。1980年他当上厂工会专职干部之后，始终立足工厂、关注工会、情系工人，四十年如一日地围绕“三工”大做文章，一门心思，惨淡经营，他的《短笛》吹响了新时期职工群众为建设新侨乡作出平凡而伟大的业绩。在他的人

物通讯中，《为职工说话办事的知心人》和《职工的贴心人——曾元善》等，是他在工会工作岗位上反映泉州工厂企业工会工作者为职工排忧解难的代表作；又如《“微笑推销员”的苦笑》、《期待》等，热情讴歌广大职工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先进思想、先进事迹，对旧作风、旧习惯的批评。这是时代的记录，历史的注解。

作者几次邀我作序，因对其作品尚缺乏深入研究，不敢妄加评论。但他是工人报刊的热心人，我了解他。所以，我欣然从命了，为的是借此机会，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和钦佩。

2003年金秋于泉州

(傅乔成：《工人日报》主任记者，《泉州工人报》总编辑)

序 二

周秋冬

泽民君的作品集《短笛》即将出版，拿来小样，嘱我为其写序。说实话，这使我很为难，我在香港理想出版社任高级编辑时，为友人编过几本作品集，却从未写过序，心里难免忐忑。好在我与泽民君是孩提时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挚友，他不至于太多计较写得好坏，便勉强为之，以示对其作品集出版的庆贺与赞赏。

翻开集子，一篇一篇地读下去，不难发现，这里有小说、新闻特写、报告文学、诗歌、曲词、剧本，还有评论杂感等，门类之广、体裁之多是当今众多作品集中少见的，可谓文坛上的一位多面手，算个“杂家”。有人曾说，杂有杂的好处。的确，我也觉得多面手的“杂”，也是难能可贵的。生活本身就是绚丽多姿、丰富多采的。反映生活的作品，必然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手法多种，才能充分展现生活的斑斓色彩。泽民君从一个学徒工到搞工会工作，负责厂刊主编。记得他还让我为他主编的厂报题写刊名。他从出厂刊厂报到出版自己的作品集，从一个厂报主笔成长为有着较深文学修养的文坛多面手。这之中，不难想象他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付出了他宝贵的青春、情感、智慧乃至生命。这无论何时何地，一想起，我都会油然而生敬佩之情。这便是我惊奇这本集子的特色之一。

泽民君从小就十分热爱文学，倾注了炽热的激情。记得中学时，回乡组织演出队，一起唱过戏、演过剧。当然，那是

“囤仔戏”，说不上什么水平，但却表明了他对文学的热爱，这爱总是十分挚着，从不间断。我上大学时，他嘱咐我寒暑假回家把有关文学的课本、讲义捎给他，他如获至宝地啃，没日没夜地学，孜孜不倦。我每每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也由此深知他对文学创作有自己的抱负。深知做文人是痛苦的，笔耕是艰辛的，可他都无怨无悔，乐此不疲。利用业余时间，不停地爬格子。他常说，我是个小人物，做不了大事。的确，他不像一些大部头、大手笔那样文思如潮，描绘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笔下描绘的小人物、小事，都充满人生的真情。透过这些小人物、小事的描述，不难看出那种崇高的超越物质的精神。我们说，写文章必需要有技巧，但更需要有深刻的含意。这就更需要取决于作者的素质和境界。境界中有作者观察生活的洞察力和虔诚的认真思索。从作品中，我们十分清楚地发觉泽民君追求的是朴素的人生真情和可贵的精神境界，以及发自内心的感触。这是泽民君作为文人所拥有的、充实的精神空间，是任何物质所无法替代的精神世界。在这精神空间，他自由的遨游、驰骋，以童真和少女的纯清感情，以男子汉的正直和义感，塑造一个个生动的形象，让读者感知，因而他的作品每每都会撩拨起读者的心弦，带给读者那感人的意境，这就是这本集子的吸引人之处。

这个作品集子的另一特点，是其无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无病呻吟的烦人之作，突出的是他的朴素和通俗，完全出于自然而不矫饰造作。无论抒情咏物，都出自真情实意，朴素无华便是一篇好文章的灵魂，作者深知此理而执意追求。更有特色的是，作者善于运用泉州口语表达，真是信手捻来，达词明义，生动自然，省却了不少笔墨，更显朴素通俗，为人所喜爱。相信《短笛》这本集子的出版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一篇好作品，是一个心灵的活雕塑。在这本作品集子里，

我又一次感知泽民君那朴素又执着追求的心灵。于是便写下这些怀旧式的、不像样的文字，是为序。

2003年金秋，于鲤城东隅复园

（周秋冬：福建人民广播电台主任记者，香港《中国投资时代》特约主编，香港理想出版社高级顾问，菲律宾《世界日报》特约记者）

序 三

王家缙

结识泽民兄，缘于对文学的爱好。学生时代彼此喜欢作文，他投稿以“黄平”署名发表，我偶用“闻雷”笔名见报。参加工作后，想写点东西确实难得有时间，仍见他在灯下熬过一个通宵，在桌前度过一个个假日，始终无怨无悔，乐此不疲。

如今华发已凋，苍颜逐老，竟然迈入“花甲”。泽民兄盘点一生所获，虽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作，但每每捧出自己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剪贴集翻阅，就像在翻晒以往辛劳收获的五谷杂粮，一种满足感从胸襟间油然而生。最近，泽民兄有意将其作品结集出版，并诚邀我当责任编辑，看在多年好友的份上，不便多加推辞，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本书取名《短笛》，经遴选收入作者文革前后的部分作品54篇（首），共7万余字，分为“工厂情结”、“青春脚步”、“人生漫笔”三辑。文中所记叙的人和事，虽已成昨日黄花，但却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泽民兄不是专业为文，更不是诗人作家，而能长期身处基层，如此地勤奋笔耕，实属难得。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至于这本书水平高低，评价如何，那是他人的事，我看重的和欣赏的是他为人、为文的骨气、坚韧不拔的写作精神。为此，聊记数语，置于书前共勉之。

2003年国庆前夕于西郊

（王家缙：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市政协《泉州政协报》编辑）

目 录

序一	傅乔成 (1)
序二	周秋冬 (3)
序三	王家缙 (6)

第一辑 工厂情结

女徒工	(2)
打赌	(5)
追悔	(7)
期待	(9)
开炉一夜	(19)
春天来了	(25)
沉思	(29)
捉猴	(32)

菜头和东西塔	(33)
去外家妈厝里做客	(34)
住院	(43)

第二辑 青春脚步

火柴	(52)
烛	(52)
致敬——英雄的人民	(53)
清道员	(55)
缝纫车在欢唱	(56)
我当上学徒	(57)
女造型工	(59)
浇注工的心意	(60)
下班的铃声已响过	(61)
花的波浪	(63)
我和爷爷去跑步	(64)
果园春早	(65)
支农曲	(66)
相亲（小歌剧）	(67)

飘下温暖的春天 (歌曲)	(77)
城里师傅下乡来 (歌曲)	(79)
春早 (新南曲)	(81)
乡思 (新南曲)	(83)
附录：喜赞《乡思》南曲出新声	平 畿 (85)

第三辑 人生漫笔

信誉	(88)
“微笑推销员”的苦笑	(90)
小店的灯光	(92)
赞师傅	(96)
为职工说话办事的知心人	(98)
附录：工会要坚定地代表职工群众	闻 雷 (102)
职工的贴心人——曾元善	(104)
“职工之友”——庄佛送	(106)
他有一颗火热的心	(108)
不知疲倦的人	(110)
节日的工人文化宫	(112)
一场支持改革、维护职工合法利益的讨论	(115)

采用新工艺 省时又节电	(118)
《福建工人》读后	(119)
一纸佛签破良缘	(120)
附录：但愿破镜重圆	孔之见 (121)
终身大事应取决于自己	(123)
谢火不如防火	(125)
读王蒙的《青春万岁》	(127)
再读王蒙的《青春万岁》	(128)
读书夕拾	(131)
不别治生 以长尺寸	(133)
秦楠命运给我的启示	(135)
真实，叩开观众心灵闸门	(137)
怎样看待韩喜柱	(139)
少女如何选择内裤	(140)
以讹传讹，未免牵强附会	(141)
后记	黄泽民 (143)

工厂情结

第一辑

女 徒 工

提起郭秀治，全厂谁不晓得她是个顶呱呱的女徒工。她长着不高不矮的身材，圆圆的脸庞上，嵌着一对明亮的眼睛，说起话来总是笑容满脸，干起活却不声不响。一瞧，准知道她是个干净俐落，叫人喜欢的姑娘。

记得两年前入厂学艺时，她才是个刚走出校门的十七岁的姑娘。那时，她虽天真烂漫，却有个宏阔的胸襟：“毕业后假如能做个工人多好啊！”果然，毕业后又考上“机中”，不久就下厂了。她被分配学翻砂。头一天走进车间，满车间的人都用好奇的眼光望她。好像说：“女的也来学翻砂？”师傅见她年纪小，就和蔼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郭秀治，十七岁。”她端端正正地立着，有礼貌地答道。

“哦！做翻砂可是种艰苦活，你……”师傅还没讲完，就被她打断：“师傅，我知道翻砂是火车头，是艰苦活，我不能不学呵！”师傅微笑不语了。片刻，他却自我介绍：“我叫再丹。”“那以后我就称你丹师好了！”秀治倒爽快地笑起来。

从此后，不管上班下班，她和丹师总是形影不离，碰到技术上的疑难，就打破砂锅问到底。她见丹师年纪大，为使他少负担，她整天里浇水、拌砂、拭木模、收拾工具等等，都抢着去做。不久，人们对她的看法就逐渐改变了，觉得她样样行；而她也学得更欢了。

时光逝流水，一晃就是两年。秀冶炼得一身手艺和力气，身体也越发结实硬朗。9月间，全车间正在开展热火火的班组

竞赛，生产紧张得人手倒有点不够用，偏在这时候，突然传来糖厂两个大齿轮被压坏的消息，假如迟一分钟修理都会带来一分损失，工业局来电话请人支援。车间决定派丹师去，正在为难抽不出较可靠的人跟丹师搭配，秀治跑去向主任要求道：

“主任，让我去！”

“你？”主任诧异地问：“这是大件，你能行吗？”

“能行！”她端起严肃的脸庞火急急地说。

救急如救火，一到糖厂他们就马上动手干起来。秀治可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齿轮，少说也有几千斤吧！就心想：“可要仔细些。”又听见丹师不住地嘱咐：“用拳头狠力撞紧，防止涨模或崩砂报废。”不一会，那双手又酸又麻，眼皮晒得要搭下来。她看丹师和别人那股强劲，想起糖厂工人等着复工的焦急脸容，她忍住酸痛，赶走晒神，又劲头百倍地细心做着。

第二天下午，模型造好了，合箱时却合不来。怎么办呢？仔细一瞧，原来是下盖砂芯做得过高，与中环成平面，所以上下箱离了一缝。众人都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丹师和秀治早把倦怠抛出九霄云外，不住地观察模型，又和别人细细揣摩。这时，秀治的思潮有如浪涛似地翻腾，她忽然想开了窍门，高兴得叫起来：“有了！”

“什么有了？”众人被她这一喊，都惊讶地问她。

“我是说办法有了。”她眉飞色舞，比手划脚地问丹师道：“丹师，我想把下盖砂芯表面削掉些，然后再用氧切，将露出的毛骨切掉，上下箱合盖后就无缝了，行吗？”

“对！这办法好。”喜得丹师不住地点头赞好。紧接着，又是氧切，又是修型，忙得不可开交。到入夜，总算闯过造型这一关。

浇铸是最后一战。夜里，车间灯火通明，井然有序，人们都屏住气息准备浇铸大齿轮。唯有冲天炉的鼓风机似强台风呼

呼咆哮着。熬了一天一夜的秀治，两眼通红，却仍然毫无倦意地忙来忙去，连脸上的大汗珠也没空拭掉。说实在的，这次突击算是她生平以来最艰巨一次，她一直环顾模型的四周，怕还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等快要浇注才放下心，又赶忙去相互扛铁水。只听丹师一声号令，铁水就像一股奔流的泉水窜入模里，草灰四处乱飞，出气的蓝色火光冲天而起，满车间的人来回奔忙。秀治倒像个老手似的，一会帮丹师看模内是否发生意外，一会又相互把铁水倒进去。不多久，铁水平稳地升上冒口，齿轮浇满了，大家才重重地喘了口气，“好了！——好了！”全车间的人都喜形于色，秀治也沉浸在快乐的遐想里。她心里很不平静，仿佛又看见糖厂的工人紧张地榨起糖来，一股股的糖水有如湍急的水流在蒸汽炉内翻滚，一会儿又变成黄橙橙、白花花的糖出来。她禁不住拉着丹师的双手激动地道：“丹师，你说翻砂真不简单呵！谁说它是脏活儿，不管多么高大的机器都得从砂中诞生，我真打心眼里喜欢它。”

丹师凝望着眼前这蹦蹦跳跳的姑娘，想起她初进厂的情景，又涌现出这次突击中她的无穷魄力，直笑得合不拢嘴，连连地说：“好！秀治，你真是个好徒工，你的翅膀越来越硬朗了，将来一定是‘雏凤清于老凤声’的！”

“唉，丹师，你怎么这样说……”她娇嗔地撒开师傅双手小声地道。迎着微微吹来的夜风，师徒俩都会心地笑了。

(1962年5月1日《泉州报》)

打 赌

奖品发完，气氛又更高一层，本家戏——俗称“农械高甲”就要开场了。我忽然又想起什么，拉住章副厂长问：“老章，看见任厂长吗？”“没。”老章摇摇头，我又急忙忙四处寻找。

年初，我们厂的生产成了问题。在一次厂务会上，任厂长提出试产毛纺混条机，迅速改变厂子的命运。那些科长、主任们七嘴八舌一议论到机加工，大家都为设备老旧怕加工过不了关，一下子静默了。

这时，老任站起来说：“设备老，改造么！去年，糖厂的大齿轮我们不是用土铣床一口一口啃下来？”虽然有几个开了口，但气氛还热闹不起来。老任涨红着脸虎虎地说：“怎么，熊啦？年终任务完成，一论功行赏，二‘农械高甲’演戏庆功。”突然，一个主任插了进来：“行！可是你敢打赌？”“打赌什么？”老任问。“庆功会演戏，你亲自拉大幕。”老任年纪高了，这可是个难题，没想到他却大声答道：“好！一言为定。”又指着我，“你这个工会主席作证人。”现在，台上的锣鼓响了，还找不到他，这个赌，老任，还有我这个证人，可要输了。

这时，大幕徐徐拉开，表演唱《试制毛纺混条机日日夜